

豫章叢書

第五九冊

上海民衆書局

寒
草
集
書
附
記

笑古正唐國
書館校刻

自
澁
錄

王
瑞
書
禮



自做錄引

黃魯直曰士大夫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語言無味
知言哉夫上知有人心中才多過端匪借古人爲鑑
養清明矯偏駁濫觴何極譬穀種不嘉雨露灌溉又
不至生趣槁矣余最愚弱承乏劍理詞牒之與親而
簿書之與伍神氣日俗於是公餘展卷偶有感發輒
題署壁以資做或曰聖學重默識題壁何爲曰默識
未逮書紳宜昉也或曰士志三代耳子所錄者漢以
後事恐無取曰三代有聖經童而習之近事對症尤
易見泛河者先支流登山者必跬步也或曰題壁似

矣梓之不亦近名乎曰我與所梓漸肖則無疾否則
人孰所梓以券我而罪我我何以對是梓意也總之
困勉所爲也

自做錄

明新昌鄒維璉德輝甫著

于定國旣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執弟子禮我朝給事中賀欽聞白沙講道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埋時卽我用而我奚以爲時用乃解官北面師之方獻夫與陽明同銓曹位陽明上一聞陽明言執贄受學

維璉曰君子爲學沒身而已豈以顯晦窮達有二哉予往時以制義赴公車爲飢所驅惟恐弗酬及今服官始悔稽古之未能而恨應世之無術若又玩日愒月悅不若已終虛此生因書諸事以自做

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爲吏歸謁必朝服見之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仇香燕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聲色之異

維璉曰古稱治國易齊家難大抵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故先儒語學云晝卜諸妻子旨深哉仇香萬石自嚴自責不動聲色能使妻子子孫自爲謝過可謂美矣余性慢易居室衣冠嘗從便率家人

有過又輒徵色發聲憤而成睽其於修齊學問無
乃缺畧乎因書二公事以自儆

直不疑爲郎同舍告歸有誤攜同舍郎金以去者郎
疑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後攜金者至郎大慚人或毀
不疑爲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終不自明卓茂爲丞
相府史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
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
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
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

維璉曰衛玠有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

可以理遣以此涉世世間有何橫逆足較哉不疑
子康雖或矯枉過正而雅度可愧褊心人則慕此
亦佩韋一助矣余嘗間有心跡不諒於人便覺憤
憤與爭當是氣量迫隘故然因書以自儆

疏廣疏受請老賜金歸乃日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
賓客與相娛樂或勸以爲子孫立產業廣曰吾豈老
諄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
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
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且富者眾之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

而生其怨

維璉曰古今士大夫不恤簠簋無非欲爲子孫耳
乃二疏現有之金尙欲散之此與楊震清白遺後
張嘉貞不市田宅先後一意陽明先生有言人爲
子孫日夜營營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子
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旨哉益過生怨
之論哉予竊薄宦首宜識破此義因書二疏之言
以自儆

尹翁歸爲人公廉明察爲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
國定國欲託邑子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退

謂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蘇瓊爲清河守沙門道研以貲出息常得守令爲徵然累見瓊終不得言而返其徒問之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無可得論地上事

維璉曰君子自處嚴正交臂坐談卽有一段煉動感發之神先能寢人邪心故貨賄之說不陳夷齊之前諸媚之言豈入龍比之耳哉余竊理官性頗亢直何敢以私徇人然不能使人不以私干當是嚴正不及古人因書翁歸蘇瓊事以自儆

韓延壽爲潁川太守尙禮義好教化接待下吏恩施

厚而約誓明或有欺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曰豈其負
之何以至此吏聞傷悔至爲刺到入爲馮翊民有昆
弟訟田者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
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是日移病
不視事閉閣思過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遺終死
不敢復爭延壽恩信遍於二十四縣

維璉曰三代之直猶在斯民君子自反仁禮而忠
民何不格卽吏胥狡獪未始盡無良心正已率之
立法束之而又恩意恤之彼何樂於干綱負上乎
今之居官者遇有奸頑一以擊斷撈掠爲事寧有

得情弗喜反已責躬如延壽者乎余理劍津視此
多慚不及漢人安望三代因書延壽事以自儆

孔奮爲姑臧長有清節姑臧在河西最爲富饒奮任
四載力行清潔爲人所笑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
及從竇融入朝諸守令貨財連轂唯奮無資單車從
道

維璉曰儒者訓釋廉義則謂廉有分辨不苟取夫
天下事果一分辨充類至盡豈必簠簋不飭爲墨
哉一介之物取非其有於分辨何居羨稅剩餼以
供筐篚畢竟自恕一念爲之苟不自恕何可訓乎

脂膏自是與官無與安能自潤余自入仕不敢不勉猶恨未能充類至盡因書孔奮事以自儆

任延爲武威太守陛辭光武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任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若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

維璉曰君子事上以敬又曰上交不諂敬諂之幾何可無辨人惟以在下先獲上於是遂謂上官宜善事賢者不免不知獲上推本於誠身聖賢道只如此若使職分綱紀外增一禮多一謁獻一譽致

一情不幾諂乎且存一善事心必且順意匿非以
水濟水政刑訟獄何敢違覆以求中則上官悅而
國與民必有病者上官而賢亦豈樂此余與斯時
落落難合嘗恐執持不力至於遷就以諧時因書
任延之言以自儆

漢明帝爲太子時太中大夫鄭興之子眾以通經知
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太子山陽王因梁松以縑帛請
之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
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
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坐之惟眾不染於辭

維璉曰君子慎擇交交有邪正禍福係之若因眼前之勢利便胎終身之深憂向使鄭眾守正不堅因梁松而通太子松敗眾必坐矣班孟堅敗於竇憲八司馬敗於王叔文何無鄭眾遠慮哉余服官未深涉世尙淺患不知人安敢輕於著足因書以

自儆

班超爲西域長史帝遣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闐不敢前而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妾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